

曾伟◎著

游子吟，
我的
涪陵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游子吟，
我的凌

曾伟◎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游子吟, 我的涪陵 / 曾伟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7
ISBN 978-7-229-08208-6

I. 游… II. 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4249 号

游子吟, 我的涪陵

YOUZIYIN, WO DE FULING

曾伟著
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别必亮 林郁

责任校对: 杨媚

封面绘画: 吴庆渝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吴庆渝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6.5 字数: 231 千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8208-6

定价: 2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流水高山心自知

——《游子吟，我的涪陵》序

涪陵——我的故乡，我在那儿生活并工作过多年，彼得·海斯勒（Peter Hessler）于一九九六年来到了这里，海斯勒用他在我故乡十八个月时间的经历，创作了中国纪实文学三部曲之一的《江城》。尽管海斯勒因其创作的中国纪实文学三部曲而被《华尔街日报》赞为“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”，尽管这本书在美国也算是一本畅销书，尽管我也赞成“通过一种异质经验的阅读完成自我的审视和反省，通过一种对熟悉生活的重新叙述察觉出其中的文化冲突”的观点（书评人思郁对此书的评论），但是，这种来自西方人的围观、切片式的观察，并没有真正体验到涪陵的内涵，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中国的变化。我离开故乡二十多年，就读过中国不同的知名学府，游历过西方不少的国家，管理过若干的大型企业，也算是有了一些“异质经验”，与海斯勒的《江城》相比较，在我看来，曾伟的《游子吟，我的涪陵》才是真正反映了涪陵变化的来龙去脉，才是真正折射了中国人的时代特征。

和中国所有的小城一样，涪陵发生剧烈时代变革的时间节点，不是海斯勒来到涪陵的一九九六年，而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。那时候开始的记忆是当今时代所有变化的起点，当今中国的现实是从那个时代的梦想阳光照进而来。无论身处何地，无论当初梦想是否成真，在我们这些涪陵游子的心灵枝头，总是栖息着故乡的影子，长江两岸绚丽多姿的城市夜景老在梦里次第亮相，澎湃的江



水声和柔婉的鸟鸣，活脱脱的山山水水，美丽迷人。寂寞求真好像是游子天生的秉性，对我来说，故乡就是从涪陵老专署到涪九中上学那一段长长的石板路，就是老电影院拥挤的人群和嘈杂的叫卖声，就是龙王沱进港的客轮悠长的汽笛，就是三妹在舞台上的灵动起舞、一笑一颦，就是在我所工作的电厂上空追风逐云、自由翱翔的鸽群。是的，时间可以改变我们的容颜，涤荡我们的人生，可以让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成长为一个为国家、为西部的金融业鼓与呼的一分子，不变的，终是我们赤诚的故乡情怀。故乡情怀是涪陵游子们发生变化的依据，故乡情怀也是打开了解中国变化之门的钥匙。

细读《游子吟，我的涪陵》书稿，才真正发现平日里看起来文静、沉稳的曾伟，其实是一个故乡情结浓烈、热爱生活的人。砌文码字是他的本职工作，没想到，写起散文来，也是一把好手。书中的选材既有小我，也有大我；既有涪陵，也有中国。他对世事的审美可谓别具一格，阅读起来，作为游子，感到一种流动的美感，让身处异乡的我在审美故乡的过程中激动不已。文字手法上，不加刻意修整，一气呵成，不时闪现机敏和诙谐，很多人和事在笔下娓娓道来，让人会无边无际地想，我想这是一般散文作者难以做到的。看得出，虽然他也是久经体制历练的一员，却并未丢失本真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铺派出如此富于灵动和鲜活的文字，才使得故乡用多种的声音与远在异乡的游子进行倾诉和沟通，捧读在手，故乡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，至少不再是海斯勒笔下陌生的故乡，至少让我感觉我的故乡与众不同。

本书分为三个部分：第一篇“我的涪陵”，这是全书的棋眼。作者多从小处着手，一点一滴尽是乡情乡音。对于远游在外的涪陵人，看后定当回味悠长，如现磨的蓝山，原汁原味，唇齿留香。第二篇“南风北韵”，这是全书的棋筋。写他到过的大江南北，写他看过的精妙文字，写他听过的经典音乐，无不信手拈来，又滚滚而去。如同行棋，一扳一粘，胸有成竹。第三篇“初到昌都”，这是全书的官子。虽然着墨不多，藏地风情却跃然纸上。按照他的写作计划，三年后，一部反映援藏干部和藏东风物的新作又将面世。我们



充满期待并乐观其成。

我年迈的父母近段时间总是提起涪陵，老人们的心愿，还是想多回去看看。说起来，这座城市既变得让我都快不认识了，也使我明白这种变化的原因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我们国家哪个地方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借此机会，祝福故乡更加美好，祝福故乡的亲友和美康宁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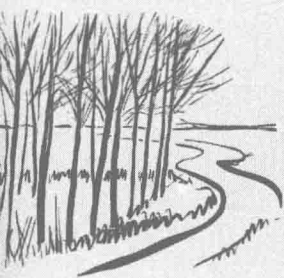
是为序！

夏 蜀

甲午春于昆明



流水高山心自知



目 录

流水高山心自知

——《游子吟,我的涪陵》序 / 1

第一篇 我的涪陵

桑梓散记 / 3

纸上的春秋 / 11

老专署 / 25

我们乡下的刨猪汤 / 35

我的大学 / 41

远足或采风 / 50

锻炼锻炼 / 54

初恋是一支整装待发的箭 / 60

没有名字的猫 / 66

没有过完的年 / 71

没有衣锦的还乡 / 76

葵纪六章 / 81

有人上访 / 91

属于我的车 / 95

儿子的战争 / 101

南柯记 / 105



目
录

高原梦呓 / 111
我们过去的办公室 / 115
末日纪事 / 119
主城式生活 / 123

第二篇 南风北韵

长安颂 / 135
三城记 / 139
以向往的名义远行 / 142
人在吉林 / 149
先苦后甜的旅行 / 156
云南的脸谱 / 161
到版纳过个年 / 170
感谢汪峰 / 175
不一样的刀郎 / 179
和顶顶一起唱歌 / 183
倚天照海花无数
——读周宁《人间草木》 / 186
在马雁的圈子里溜达 / 191
边走边唱和击节叫好
——李娟和她的阿勒泰 / 195
拒绝平庸 / 200
信仰的光芒
——历史的断想 / 202

第三篇 初到昌都

昌都初刻 / 207
达巴村纪事 / 215
风雪丁青路 / 224



游
子
吟
，
我
的
涪
陵

割青稞	/ 230
突如其来的大雪	/ 235
遥远的棉被	/ 239
在昌都怀想重庆	/ 243
到拉萨录“藏晚”	/ 248
长歌一曲,就此作别(代后记)	/ 251



目
录

我的
涪陵



桑梓散记

到主城来以前，我曾以为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。一个人没有故乡，就意味着一种共同经历的缺失。比如老陕，必定是油泼辣子面；而来自郑州的，则是酸辣糊糊；老家在东北的，会津津乐道于家乡大葱的甘甜和卷饼的香醇。文化上的差异更是直接体现为为政之道的迥异，北人粗犷，南人细密，二者同事，必生睚眦。追本溯源，爷爷来自江口，但父亲又出生在涪陵。据说江口的祖坟，记载着我们的名姓，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和时机，前去拜谒。曾经同宗的亲戚，随着时代的跌宕，早已如飘散的种子，各奔前程。幸而涪陵的枝蔓，和我的血液交融，在我的骨髓里生长，让我有了如释重负的皈依。



—

涪陵应是集结了天地灵气的圣地。这样说，并非口无遮拦。从涪陵城区到白涛镇的公路边上，只需走上十多分钟小路，就是沉睡千年的小田溪巴人墓群。

对于巴文化和巴人的关注，既是职业的渊源，也是对未知的好奇。好奇就会有动力，就像安吉丽娜·朱莉的《古墓丽影》。当然，像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决然没有那般奇鬼神怪的经历。借助职业之便，我得到过诸如丰都王家渡汉代遗址这样的发掘现场。那里也

是遗存如山，比如陶制的陪葬器具。但这些和巴人的联系中断也是数以百年，我的疑惑一直保留，直到机缘所至，来到了小田溪。

小田溪在白涛镇的对岸，那时还是三峡二期蓄水。村中一户农家失火，不料却在床下露出一个盗洞。司法的介入，无意间促成了文物的发掘。正值京城大员和文物大家前来公干，我等小吏得以陪同一睹先祖遗存的尊容。记得有一个巴式镗银剑的配饰，殷红的古玉，水头沁润，若明若暗，那一抹红令人惊叹。它的主人地位高贵，刀锋之下怕是风起云涌。还有一个虎钮锺于，历经两千多年，器形、包浆厚重而完整。最令人侧目的就是神鸟尊，大家有言，观此，此行不虚。现在，它们都安放在三峡博物馆，成为镇馆之宝。

当时，大家还欣然假说，此地应有巴国国都遗址。此言一出，众人震惊且鼓舞。可惜文物的保护不类其他，不能一一发掘以供凭吊。但八万余方的保护区，地球物探的结果已是真真切切。假以时日，定当一朝天下闻，绝不亚于西蜀的三星堆。我虽居下流，也是彻夜不眠。观小田溪地貌，良田沃土，溪水潺潺，前有乌江，后有大山，易守难攻，确是建都守城的上佳之地。只是我等才学鄙陋，行程仓皇，不解之谜，只有留待后来者。于我而言，一知半解，已实属幸运。



游子吟，
我的涪陵

二

长江从涪陵穿过，江南是人口稠密的城区，江北有些寥落，却因为点易洞，没有成为被世人遗忘的角落。

理学滥觞于周敦颐，而弘扬于“二程”和朱熹。受难于元祐党争，程颐从洛阳贬谪到山穷水尽的涪陵。个人的不幸，无意间造就了偏远山区文化的中兴。凿洞、结庐、注易，程颐在涪陵清苦而充实。当他再次踏上回京的路途，《伊川易传》已是名满天下。但这并不是全部，对于涪陵，最大的幸运，莫过于诞生了程颐的嫡传弟子谯定。因为他，理学在蜀中得以传承。“涪学”成为一时之显学，北岩书院成为与白鹿书院、岳麓书院齐名的十大书院之一。



谯定是一个淡泊的人，即使奉诏入京，也不会洞明世事、练达人情。有人说他终老在青城山，时一百三十岁。这是否经得起考证，或许并不重要。对于德行高广的人，大体后世都有些臆想和愿望。否则，千万人历经磨难，求索的岂不是虚妄。我从来看不到问题的实质，只是惊诧于北岩书院光耀的历史。在我曾经流连的地方，典籍中的人物竟然悉数登场，比如我的偶像陆游、范成大。他们在北岩书院，也曾臧否人物、纵论古今。

谯定的再传弟子，竟然有千古师范的朱熹。我对于朱老夫子有些莫名的微词。他的学问文章，定然当作后世典范。他与严蕊的公案，虽然孝宗皇帝一句“秀才争闲气”就此打住，但作为后世之师，老先生的八卦也是世代未绝。道德的丰碑轰然倒塌的时候，人心的江湖就会波澜纵横。

三

涪陵望州公园的后门，有一个并不威严的水泥牌坊，上书三个正楷“步云坊”。那时，从家里到公园后门不过十几分钟，所以也算公园的常客。其实，真正的步云坊在涪陵明家乡双石村，它的主人是一代帝师周煌。

按照世俗的排列，周煌是涪陵历史上最为显赫的乡党。在他之前，本来还有一个夏邦谟，是个历任三部尚书，敢于同严嵩抗争的硬角色。但他户籍，随着朝代的更迭，已经转到了垫江。只是在乡人的口中，传颂着夏天官的美名。这种尴尬层出不穷，比如巴清，在她生活的年代，是枳县人。从“打秋风”的角度，也算乡人。涪陵的志书似乎也从来没有落下。但这位富可敌国，在《史记》中都大名赫赫的资深美女，早已是相邻的长寿引资的招牌。

周煌再一次被今人热议是因为他出使琉球。作为大清外交使团的副团长，写下了《琉球国志略》。他在同僚和民间的官声都颇有盛誉。作为乾隆的三部尚书、太子太傅，嘉庆的授业师傅，纪晓岚及和珅的同僚，他得到的评价是“望重储官徽学问，名留海国矢贤

劳”，谥号文恭。他的史志，记载了琉球与闽南同文同俗，岛上妈祖庙和孔庙随处可见，节庆之际，舞狮、击鼓、三弦好不热闹。不知倭人看了作何感想，恐怕多是五味杂陈、食不甘味。

涪陵的中山路西段，以前有个地名叫翰林坝，在报社印刷厂。以前在县幼儿园，每天出入于此，却不知其然。殊不知，偶然间就与老先生有了关联和际会，这里原本是他告老还乡、颐养天年的宝地。三峡蓄水后，印刷厂早已搬迁到三环路。但民间的呼声似乎却没有中断，诸如修缮墓群和还原翰林坝。这样的声望，老先生泉下有知，也可堪欣慰。

四

还是在望州公园，大致是中心地带，有一座石达开的雕塑。大理石的翼王仗剑而立，器宇轩昂。一旁，是翼王饮马池。百米之遥的一面墙上，有《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》。其实，翼王只是涪陵的过客。一八六二年四月，这里也有一场血战，翼王的对手是川军悍将唐友耕和徐邦道。

翼王是那种有很多粉丝的大帅。倘若举手表决，我且算一个。昔年读曾文正公《家书》及《挺经》，以为世之楷模。但我的偶像却在靖港一役完败于翼王，几乎投水自尽。如果不是彭玉麟和塔齐布增援，后世恐怕看到的，就是完全迥异的活剧。彭玉麟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他的梅花画得出神入化，他和梅姑的阴阳绝恋更是让史家慨叹、让后世汗颜。这么多英武绝伦的豪杰会聚当时，只能说是造化弄人、一时瑜亮。

翼王并没有进入涪州城内。唐友耕本是李永和、蓝朝鼎起义军的叛将，用兵神鬼，力战勇武。当初涪州一战，虽然面部中了一枪，但翼王的兵锋却因之折转巴县。第二年六月，在大渡河畔，也是这厮将翼王和两千残部诱捕。时年翼王三十二岁，唐二十四岁。

七十二年后，四十二岁的毛泽东和三十九岁的刘文辉也几乎在大渡河相遇。但此时的刘文辉不是唐友耕，红军也不是太平军，历



史的车轮由此滚滚向前。

翼王之死天地同泣。大抵忠勇之士都会有这样震撼人心的结局，诸如岳武穆、袁崇焕和谭嗣同。凌迟之刑出于五代，绝于清末。翼王受刑之时，坚韧不言，观者惊为奇男子。野史传说翼王有后于广西，果真如是，善莫大焉。

五

胡适说，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倘使只看结果，这话不无道理。毕竟，上帝也不会谴责胜利者。史家的狼毫又如何能敌得过君上的刀斧。但历史却不是一个温良恭谦的小姑娘，你看到了这一面，未必就能看到她的另一面。比如乡人徐邦道，三十年前他是太平军的敌人，走在历史的反面；三十年后，他竟走上历史的前台，成为铮铮铁骨的抗日英雄。

那真是一个汪洋恣肆的年代。比如曾涤生，三十七岁的礼部侍郎，丁忧回籍，却因为镇压太平军起义，由帮办团练大臣兴湘勇，竟让摇摇欲坠的大清回光返照近半世纪；左季高更是惊世骇俗，布衣之身，长沙一战，时人号称“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”。徐邦道也是这股洪流中的一员，由是在楚军中崭露头角，二十五岁晋参将，二十八岁迁副将，跻身从二品。历时不过区区七年。

一八九四年的辽东，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。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，举全国之力，入侵旅大。楚军打响了第一枪，他们的统帅，正是正定镇总兵徐邦道。土城子战役、金旅战役，徐邦道以两千积弱兵力奋身以抗两万日军。他的主要对手，就是日后成为东瀛军国主义象征的乃木希典。战斗的结果是日军丢盔弃甲，以致调整战役部署。徐邦道时年六十岁，乃木时年四十五岁。

英雄的结局有些落寞。功臣被褫夺革职，而贪生溃逃的赵怀业、卫汝成之流却得以保全。但徐邦道仍全心图存，秣马厉兵于辽东抗日第一线。《马关条约》签署后的第二年，老英雄郁郁歿于阵



前。弥留之际，他仍不忘国难，口述抗敌奏章，声称“生不能破敌以报朝廷，死亦当毅魄以酬恩遇”。壮哉！我华夏男儿。伟哉！我涪陵鬼雄。

六

他是孙中山之友，刘湘之师，同盟会老会员；他是川军中将参谋长，涪陵军政府司令；他还是刘伯承、吴玉章的旧友，川东革命的领导者。他叫李蔚如，字郁生，号鸿钧。

对于涪陵人，李蔚如就是革命的代名词。好比对于拉美的革命，无人不知切·格瓦拉。其实早在一九一一年四月，他就在黄兴的带领下，参加了黄花岗起义。他是喻培伦的弟子，起义军的炸弹队队长。十一月，他又举起炸弹，吓得守城的清兵打开了重庆的通远门。然而炸弹无情，他在吓退敌人的同时也炸断了右臂和炸瞎了右眼，并痛失亲弟。以此衡量，郁生之勇，甚于孙武；郁生之志，不亚英士。在革命的道路上，他是一往无前的“独臂将军”。

笃信共产主义，则是蔚如一大转折。他的威望，也使川东农民运动应者云集，不到一年，便集结八千余人、七千条枪。涪陵成为川东革命的中心。作为辛亥的功臣，他大可以高门大府、锦衣玉食，又抑或出将入相、睥睨山河。但他却视之为浮云，选择了为大多数劳苦的农民改变命运的革命。

作为蔚如的弟子、辛亥革命炸弹队的一员，彼时的郭汝栋也曾有过波澜壮阔的过往。时移世易，他选择的是拥兵一方。作为国民党二十军九师师长，“四一二”后，已经磨刀霍霍，迫不及待向昔日的恩师动手了。七月，是火红的时节。因为上面有烈士的鲜血。蔚如之死，与秋白仿似。他竟是坐着轿子上的刑场。临终有言，死后竖着下葬。九泉之下，他也是一个不愿跪着生宁可站着死的革命者。即使后有来者，也是前无古人。

郭汝栋驻军涪陵，为筹军费，大种鸦片，以致涪陵成为全国鸦片生产中心，号称“涪陵王”。他是个摇摆不定的人，所以即或知道

